

隔帘花影

佚名

清



隔帘花影

撰名
佚
清

家庭
書齋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隔帘花影 / (清) 佚名撰. — 珠海: 珠海出版社, 2009.6

(中华古典名著·家庭书斋·第4辑)

ISBN 978-7-80689-968-7

I. 隔… II. 佚… III. 章回小说—中国—清代 IV. 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63118 号

终 审 潘自强
责任编辑 曹 琨
封面设计 郭 炜
图书策划 亮度图书

隔帘花影

(清) 佚名 撰

出 版 / 珠海出版社
地 址 / 珠海市银桦路 566 号报业大厦三层
邮 编 / 519001
印 刷 / 广东省茂名广发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09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787×1092 1/16
总印张 / 228.75
总字数 / 4680 千字
书 号 / ISBN 978-7-80689-968-7
总定价 / 199.00 元(全十册)



导 读

中国古代小说浩如烟海，明清两代尤为壮观。禁毁小说被统治者禁毁的原因，大概有以下几种情形：一是由于政治和社会的原因，书中传播的思想与统治者的思想格格不入，因而被认为是离经叛道之作；二是由于道德和伦理的原因，书中表现的观点与当时社会背道而驰，因而被认为是蛊惑人心之作；三是由于作者个人的原因，书中并无有违当时社会和统治者的内容，只是由于作者为统治者所不容，或遭监禁，或遭杀害，其作品也成为禁书；四是一些确实“诲淫”的作品，历来为统治者所查禁。由此看来，在古代禁毁的小说中，真正属于淫书，仍属少数，而大多数作品是为当时社会和统治者所不容才被查禁的。

在这部分禁书中，不乏古代文学遗产中的精华，亦有不少是在思想和艺术上有一定价值的作品，是值得发掘出来加以重新介绍给读者的，此次搜集整理出版数十种禁毁小说，兼具阅读与收藏价值，其中的优劣或雅俗，则见仁见智，各有所得。

《隔帘花影》又名《三世报》，全书四十八回，书署佚名撰。《隔帘花影》实际上是删改丁耀亢的《续金瓶梅》而成，是《金瓶梅》三种续书中最受“好评”的一种。本书讲述靖康年间金兵进犯中原，吴月娘等人的经历，书中杂引佛、道、儒三教经文，多写因果报应之事。《隔帘花影》一书，保留了《续金瓶梅》的基本情节，删去了有关宋金战争的描写，调整、修改了一些情节，作者本意不过借影指点，在小说前面的部分写南宫吉生前好色贪财等事，随着情节的展开，故事的叙述，将人情之恶薄、报应之分明，极力描写，以突显无人不报，无事不报的善恶因果关系。

導

讀

三



目 录

- | | | |
|-----------|-------------------------|-----|
| 第 一 回 | 生前业贪财好色 死后报寡妇孤儿 | 7 |
| 第 二 回 | 寡妇避兵抛弃城居投野处 恶奴欺主勾通外贼劫家财 | 11 |
| 第 三 回 | 楚云娘惊恶梦舍胡珠 岑姑子留男尼念淫佛 | 16 |
| 第 四 回 | 祸机深财求用时先丧命 天报速人才杀处早伤身 | 21 |
| 第 五 回 | 衔冤贼妇激忿出首仇人贓 无义贪官负德妄刑恩主母 | 27 |
| 第 六 回 | 白眼无情谁怜五岁孤儿 黄金尚在可惜四条贪命 | 33 |
| 第 七 回 | 富室贫儿生理金受报 前愆孽女死对案归娼 | 40 |
| 第 八 回 | 武女客乘高兴林下结盟 文学官怜孤寡雪中送炭 | 48 |
| 第 九 回 | 屠本赤掠卖故人儿 楚云娘途逢旧仆妇 | 52 |
| 第 十 回 | 南宫吉梦谈今昔事 皮员外魂断绣帘前 | 57 |
| 第 十 一 回 | 李师师铺排风月好色贪财 沈子金卖俏行奸先娘后女 | 64 |
| 第 十 二 回 | 皮员外使愁钱买臭灰 沈子金涂假血庆新红 | 70 |
| 第 十 三 回 | 看破了想提防一时催百辆 再难来拼不得半夜赋桃夭 | 77 |
| 第 十 四 回 | 薄幸郎见金先负义 痴心妇临死尚思人 | 83 |
| 第 十 五 回 | 马玉娇美人局骗痴儿 沈子金浪荡身落圈套 | 90 |
| 第 十 六 回 | 樱桃女有义情恋主投江 千户子无廉耻吹箫乞食 | 96 |
| 第 十 七 回 | 客船上萍踪遇旧人 给孤寺鸟栖食残米 | 100 |
| 第 十 八 回 | 高秋岳君子心义送云娘 宋狗腿小人情周全泰定 | 107 |
| 第 十 九 回 | 留高僧善士参禅 逢故主义仆得信 | 112 |
| 第 二 十 回 | 淮安城下萍飘寡妇泣穷途 青浦舟中星散离人惊会面 | 117 |
| 第 二 十 一 回 | 花园营有女伤春 汴河桥无心遇旧 | 121 |
| 第 二 十 二 回 | 老守备双斧伐枯桑 俏佳人同床泄邪火 | 127 |
| 第 二 十 三 回 | 淫女奔邻托风雨夜作良媒 书生避色指琉璃灯代明烛 | 131 |

第二十四回	武城县乔美传书 齐王府宝儿得意	134
第二十五回	皮员外冤恨诉从头 李师师风流不到底	142
第二十六回	青楼秽地鼎分三教堂 大觉正宗旁参百花法	148
第二十七回	二美女海淫游佛殿 一老尼惑众念莲经	154
第二十八回	观邪教女郎应乱性 闹斋堂贫婿忽逢妻	160
第二十九回	严父拜友窥破绽 浪子逢姣意着魔	164
第三十回	风流子逢怨偶严亲毕命 美姣女遇情郎慈母相依	169
第三十一回	抱病怀春空房遭鬼魅 贪花惧内借馆效鸾凰	173
第三十二回	母夜叉强逞今世凶 袁玉奴梦诉前生恨	177
第三十三回	侯瘸子思得妻忙忙告状 丹桂姐因着鬼夜夜失魂	183
第三十四回	小莫破大难容备尝淫苦 人齷齪鬼风流悟入空门	187
第三十五回	莲净女看破往因度香玉 侯瘸子参明宿业了残生	191
第三十六回	毛橘塘一服药妄居富贵 胡员外百万户献作人情	198
第三十七回	小人有捷径借财宝以投诚 奸恶无他能选美人而献媚	205
第三十八回	胡员外消众怒细分尸 毛橘塘泄公忿团团受箭	213
第三十九回	董翠翠被骗烹鸡 屠本赤丧明喂狗	217
第四十回	月岩师破佛得珠 赵居士捐家造寺	223
第四十一回	老寡妇痛无儿甘祝发 小孝子浪寻母忽遭擒	227
第四十二回	兑环妇无意逢夫 访主仆甘心独宿	232
第四十三回	小劫贼献僧为佛宝 大因缘选婿赠丝鞭	235
第四十四回	鸳鸯帐和尚媚谈经 虎狼穴盗贼妻赠衲	239
第四十五回	要寻消息贴乡贯十方堂 误听姓名枉奔波甘露寺	244
第四十六回	离别久母子当前全不识 缘法至主仆对面恰相逢	250
第四十七回	宿孽偿完儿见母 新缘另结客还家	254
第四十八回	仁义不亏金藏大开佛法 孝慈具足莲台现出人伦	260

第一回

生前业贪财好色
死后报寡妇孤儿

◎ 第一回

诗曰：

古今何地不欹倾，独有青天一坦平。
无臭无声疑混沌，有张有主最分明。
饶他奸巧逃王法，任是欺瞒脱世评。
论到冥冥彰报应，何曾毫发肯容情。

又曰：

苍苍不是巧安排，自受皆由自作来。
善恶理明难替代，影形业在怎分开。
突当后报惊无妄，细想前因信正该。
此事从来毫不爽，不须疑惑不须猜。

话说大宋末年，山东东昌府武城县地方，有个土财主，复姓南宫，名吉。他出身市井，乘着一派好时运，做起人家，遂只认得是他自家的才能本事上得来，便不守本分，凡事竟不管好歹，敢作敢为。果然运好，偏生做着，就得一注财利，故一发做的胆大了。后来做出了名，就费些势力，扭曲作直，也要做成了。由此做去，虽做得快活，就有些做的人都害怕了。他见人害怕的多，恐防暗算，只得用些赏财，干了个千户前程，将身子遮盖在大权贵的官府名下，使人算计他不得，故地方乡党俱让他三分。

这南宫吉，论他作事强横，虽然是个小人，却有一段好处，为人慷慨慈祥，绝不难为穷苦之人。有人奉承得他快活，便要他周济些银钱，他到不吝。故此，就有一班小人朋友，在他门下走动，捧他的臀，呵他的卵胞，说他是豪杰，称他是个福人。他竟信以为真，故使着一篷风，时时伤些天理，竟不自知然。细细想来，他别事伤的天理也还有限，独到了女色二字上，便死也不顾了。

他娶了一个正室，姓楚，小名云娘。他为人甚是贤惠，又生得姿容秀洁，要算八九分人才。这南宫吉若是个安分守己之人，娶了如此一个妻子，便终身相守，也不叫做房帷寂寞了。谁知这南宫吉淫心太重，看了桃花红的可爱，又想着李花白的可怜，便东勾西引，一连就娶了五六个。一个陶氏，绰号银纽丝；一个木氏，绰号红绣鞋。这两个更觉妖冶，最为南宫吉所溺爱。还有

一个乔氏，叫做倩女，原是娼妓出身；还有一个卢氏，小名叫做燕姐，人就顺口称他做卢家燕；还有一个叫做袁玉奴。还有一个丫鬟，叫做红香，颇有几分颜色，也是南宫吉收在身边用的。

若论财主家，这五六个妻妾，一一俱是自家用聘财明媒正娶了来家，虽说犯分，却也还不伤天理。怎奈他都是先看上，钻狗洞偷到手，然后倚钱势歪厮缠，千方百计谋了来家；不是透捉他的家财，就是谋害他的大命。如此作为，你道伤天理不伤天理！所以天理不容，只活到三十三岁上，就一旦暴病死了。

若论他既一身死了，便有些冤债，也可算做偿了。谁知这冤债不是糊涂偿得的，有一分定要还他一分；生前不能偿，死后也要偿的；自身不能偿，子孙也要偿的；今生不能偿，后世也要偿的；万万不爽，所以叫做“三世报”。但偿在眼前，人便知道他从前的过恶，便欢喜道：“这是现世报了！”若报到死后，或是子孙、或是后世，人便有知有不知；就知道些影响的大意，也不知天理之报应一一如此之巧妙。故书窗闲暇，聊将这南宫吉死后与子孙后世昭报之事，细细拈出，请世人三餐饭罢时一着眼，五夜梦回里一思量，也可见积善降祥，积不善降殃，天理之昭然有如此，稍于人事之邪心收一收，庶不负一番立言之意。正是：

淫乱人心纠不住，奸邪王法也难查；

惟存天理昭明报，点滴毫厘不许差。

话说这南宫吉，平生所为不端之事非一，一时也不能细述，盖其大意，前已表过。但想他做了一世的阍阍奸恶，逞了半生的市井强梁；苦挣的家财，不减泰山北斗，盖造的房屋，何殊天室仙宫；坐拥着大妻小妾，呼使着百婢千奴。谁知乐极悲生，泰消否至，一旦贪淫死去，过不得一二年，奸骗来的婢妾，早又被别人奸骗了去；附和他的一班损友，早又去附和他人；家人小厮逃者逃，盗者盗，十人中存不得一个；生意买卖，原不是将本求利川流不息之计，故伙计生心，渐渐不能如前，再过些时，消的消，折的折，竟一文也没得进门。忙检点家中的时势，有如秋叶之落，又有如春雪之消，不是动人嘲笑，就是惹人谈论。还亏得他这个正室楚云娘，是个有志气能贞守的妇人，又生了一个遗腹子叫做慧哥，替他撑持门户。此时家人只有一个泰定儿不改常，守着不去，使女只有细珠，已配与泰定做媳妇，有些仗义，跟随度日，其余尽皆星散，不知去向。

到了徽宗二十年间，又不幸遇着金兵入寇，把汴京围了，掳掠金银子女无算。此时山东、河北地方，传闻得俱被金兵破了。过不多两日，又闻得济

南府也破了。众人都议说：“武城去临清不远，况一向富庶有名，怎能保得金兵不来屠戮？”此时金兵尚不知在何处，早有无数地方土贼，乘着人心慌乱，东西放火，假招摇说是金兵来了，四下里唬吓人家。那些胆小的，早逃的逃，躲的躲，纷纷不绝。泰定儿打探得知，只得报与楚云娘知道。楚云娘听了，直惊得痴呆，连话都说不出。欲待随众逃避，偌大的房室家计，却叫谁人看管？欲要守定不逃，又恐怕仓促中被金兵掠去，岂不出丑？“我便拼着一死尽节！”又想：“这三四岁的儿子，一旦也遭屠戮，便要绝了南官之嗣，倒不如弃了家缘，且留得母子之命，再作区处。”算计定了，便叫泰定儿将家中房屋该封的封了，该锁的锁了，且遮掩一时。

又在家捱了一日，见信息越紧，人家逃躲的络绎不绝，便按纳不定，只得叫细珠抱着慧哥，泰定拿着些盘缠并随身行李，相伴出门。这楚云娘从来出门俱是抬轿子双仆跟随，何曾自走一步。今见事急，只得步走。走便走，终是不惯，见了人未免退退缩缩。才走得三五百步，刚转得一个弯，不提防一阵人乱哄哄冲将来，口里只嚷道：“不好了，金兵已在后了！”云娘吃了一惊，便顾不得好歹，只跟定细珠、慧哥，往前急走，及走得进城，心才放些。再回头看时，早不知泰定儿是在那里冲散，竟不见来了。欲待要找寻，不敢复入城中；欲要等待，又怕撞着金兵。没办法，只得随着众人，一步一步往前走。

走了二三里路，忽遇见一个大寺，问人说是“普福寺”。众人就有坐在寺门前歇息的，也有进寺去寻躲藏的。楚云娘此时已走不动，只得也走进寺里来看看光景。不期这普福寺的僧官，盖造大殿化缘时，曾受了南官吉五十两布施，时常送盒盘来走动，一向认得楚云娘的。忽今日见了，虽知南官吉已死，却晓得楚云娘还是富室，不敢怠慢，只得殷勤款待，留他在一间净室里存身。云娘到了此时此际，便是受恩深处，喜出望外。不料躲不得一两日，金兵来的信息一发紧了。这僧官虽说是个和尚，却身边有些积蓄，也怕有失，便顾不得云娘的生死，竟趁着黑夜，悄悄躲往远山破寺去了。

到了次日，云娘起来，只见躲难妇人越来的多，这僧官与几个和尚，影子早已不见，因与细珠说道：“僧官逃去到也罢，只是这粥饭却怎生有的吃？”细珠道：“娘且莫要慌，我方才在他香积厨下寻水净面，看见他还藏着一瓮米，在傢伙厨底下，我们且悄悄煮吃了，再作区处。”云娘道：“既有米，就好捱了。”二人算计着，到夜静时，佛前取火，煮些稀粥充饥。又苦熬了两日。

不期这一日，天还未亮，早有许多人跑进寺来，乱嚷道：“不好了，金

兵已进城放火杀人劫掠了！城中劫掠完，只怕要到城外来劫掠哩！这普福寺离城不远，恐亦不能保全，还是躲远些的好。”说话纷纷。楚云娘听了，早又吓得心惊胆跳。细珠抱慧哥在怀中，见娘惊慌，也只是啼哭。云娘欲要住下，又见人都害怕躲去了；欲要再寻远处去躲，泰定又失散了，两个妇人抱着一个孩子，身边无钱，又不认得路，却往何处去好？踌躇许久，看看寺里躲的妇人一个也没了，心下越慌，因对细珠商量道：“人都走尽，眼见的这里存不得身了，只好跟着人，随路去撞了。”细珠道：“没有别法，只好如此。”因依旧抱了慧哥，同着云娘，走了出来。刚走到大殿上，只见佛面前琉璃底下，早有一个老僧盘着脚在那里打坐。看见云娘领着细珠怀抱慧哥，要走出殿去，忽开口叫道：“女菩萨，此处安稳，不消别去。”楚云娘此时慌慌张张，虽看见和尚打坐，却不曾留心细看，忽听明叫他莫去，忙回身一看时，方见那老和尚：

长眉垂作发，细骨结成骸。

厚背山般起，谦腰弓样排。

白头笼雪帽，赤脚踏泥鞋。

妙处请参看，是呆还是乖。

楚云娘细看那老僧，生得有些异像，又见他出言奇异，知是不凡，因拜倒在地，说道：“难妇楚氏，难子慧儿，已是寡妇孤儿，苦不胜言。今又遭此兵火之变，去住无门，正在迷途，乞老佛慈悲，指示一条生路！”那老僧道：“生死皆是往因，躲避要有缘法。你母子往因虽远，却此寺与你有缘法。你此处不躲，更思何往？”楚云娘道：“此处既然可躲，为何这些妇女转纷纷去了？”老僧道：“他们于此无缘，自然别寻生死，怎么一例论得？”云娘见老僧说话有些奇异，不敢不信，因再拜道：“多蒙老佛指迷，还望垂慈保佑！”拜罢，仍同细珠抱了慧哥，又躲了进去。躲便躲了，却提心吊胆，不能暂安。

忽又有人躲将来，说道：“城里已杀得人山人海了，只怕就要杀到这里来哩，这里如何存得身住？”遂又慌慌的去了。楚云娘听见，怎不惊慌？欲要躲到别处去，听了老和尚之言，不敢妄走；欲要再寻老和尚问声，那老和尚又不知那里去了。到夜间，乌黑的一个大空寺里，止得他两个妇女一个孩子，墩在里面，孤孤恹恹，好不苦恼。若非报应，安能至此！正是：

只思奢侈易为欢，不道灾生受苦难。

颠苦流离尝一遍，始知大福是平安。

楚云娘同慧哥、细珠躲在寺中，虽惊惊慌慌，苦捱了两日夜，却喜得果

如老僧之言，安安稳稳，并无一个兵马来寺中来搅扰。只到第三日，方才有入走进寺来，传说道：“金兵已去了。”早有许多逃难的百姓，你说不见了妻，我说不见了子，都纷纷到寺中来找寻。细珠见了，就要劝云娘出寺来回家去。云娘正要起身，只见泰定儿也找寻将来了。大家相见，问明兵果退去，方才欢欢喜喜，商量同回家去。只因这一同回家去，有分教：

惊鸟鹊方才定，暗伏豺狼又逞凶。

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寡妇避兵抛弃城居投野处 恶奴欺主勾通外贼劫家财

诗曰：

浮沤聚散岂为期，零乱花魂风雨吹。

绣枕余香春梦影，檀槽流韵断肠词。

难将白雪留苏小，谁借黄金铸牧之？

我亦多情题恨谱，倾城何必恨蛾眉。

话说楚云娘在普福寺躲兵，幸得平安躲过，只见泰定来找着了，大家欢欢喜喜，便算计还家。仍叫细珠抱着四岁慧哥进城来。到得城中一看，好不惊恐，只见：

城门烧毁，垛口推平。一堆堆白骨露尸骸，几处处朱门成瓦砾。三街六巷，不见亲戚故旧往来；十室九空，那有鸡犬人烟灯火。庭堂倒，围屏何在？寝房烧，床榻无存。后园花下见人头，厨屋灶前堆马粪。

楚云娘一路走来，四下观看，见人家房屋东坍西毁，道傍死尸半掩半露，甚是伤心。到了自家门首，全不认得——大门烧了，直至厅前，厦檐塌了，剩下些破椅折桌，俱是烧去半截。走到仪门里，上房门外，虽没烧坏，门窗已尽行拆去；厨房前马粪满地。云娘又惊又恼，正待放声大哭，却好作怪，只见一个老妈妈从他五娘红绣鞋院子里走出来，蓬头垢面，身上又无布裙，倒把云娘吓了一跳，忙问道：“你是谁？”那老妈妈也不答应是谁，先呜呜的

哭了起来。云娘上前细看，才认的是银纽丝的旧人老马。他一向知南宫吉家富，虽说遭变，未免还有些遗存，故日日来搜寻，不想今日云娘回家。老马因叫道：“我的奶奶，你那里躲来？叫我寻了好几日，那里没寻到！”又看着慧哥道：“这还是过世老爹的积德。人家好儿好女，也不知拆散了多少，恁娘儿们这样团圆来家，也是你老人家一生行好，没伤了天理。”说着，就去细珠怀里接过慧哥来抱。那慧哥饿了半日，哭着要饭吃。一时锅灶俱无，那里讨米去。老马去腰里取出一个火烧饅头来递与慧哥，才不哭了。因对云娘说道：“这还是兵来时我带的干粮，没吃了——这几日都在人家宅子里寻剩下的饭吃，才剩了这个。”

一面说着话，云娘走的乏了，就叫老马间在破屋石台基上坐下，问说人家谁亡谁存的信，好不可怜。老马又说：“我在养济院里，亲眼见楚大舅被兵杀了。”云娘听知，又哭了一场。老马又说：“还亏大营催的紧，只在城中住扎得三日营，没大搜寻。这些烧毁的，都是兵去了，城里土贼放的火，好抢财物。后来又听得金兵说，破了东京，还要回来在临清驻扎，恐咱这里也还躲不过。”只这一句话，早吓得云娘又面如土色，忙和泰定商议道：“这破宅如何宿得？到不如还往城外买的刘千户家庄上去，如今全福现住那里看破草房。且住这一夜，明日再作商议。”泰定道：“娘这也说得是，要去就去。”云娘因对着老马说道：“你老人家无儿无女，在城里也不是久住的，肯看往常，和俺娘儿们做伴也好。”老马道：“我的奶奶，说的那里话，受你老人家的恩多哩！我的两间屋也是烧了，脱不了也是这里一宿，那里一宿。我跟你老人家还是旧人，就有甚么东西带不了的，我替你带在身上还放心些。”一行说着，大家走出城来。

那里，日已半西。秋天渐短，及走到庄上，日已落山。全福和他媳妇子听见云娘到了，慌忙接进屋里坐下。云娘看见三间草屋，偏安着单扇门，当门一条土炕支锅；倒锁着两间，内里柴草堆满。细珠在窗外一张，见有许多大包袱，俱藏在草堆里，乱蓬蓬放着，也不言语。云娘见天色晚了，又没灯油，大家忍饥安歇，只落得一条布被。亏了泰定向邻舍老王家借了半升米，胡乱做些稀粥，云娘、慧哥各吃了半碗，就睡在炕上。细珠和老马在炕前打铺，泰定、全福俱在间壁寻宿。

原来这全福从小做家人就不学好，后来南宫吉死了，见全寿盗财出去了，也就欺心寻事，终日吵闹，把当铺邓三家衣裳偷了，被云娘逐出，在庄上居住。今见云娘失势，来此逃荒，就生了不良之心，要乘机劫他的财物，奈云娘空身，并无包裹，未知身边有无，不敢动手。他那屋里包裹，俱是乘着兵

乱，先到南宫吉家，把云娘埋的衣服首饰尽行掘出；又各处地下掘了几个大坑，只不见金银，此心不死。这夜和泰定睡在间壁，用话试探，说道：“这武城县住不得了。当初过世的老头儿积成个大过活，如今便宜外人去了，撇下这寡妇孤儿，咱们领着东奔西躲，一个盘费也没了。难道这些家私，地上的没了，地下的也没有？你我还立个主意，和这寡妇说个明白，拿出来防身，救他母子性命。他寡妇家不知好歹，一时间金兵回来，大家逃命，撇在空宅子里也是瞎账。”这泰定是个好人，也就信了。明日，使细珠把这些话和云娘说了。云娘欲待不听，如今这个身子，又无亲戚兄弟随着他们逃躲，就不取出银子来，也是枉然，知道大乱了回家不回家？次日天明，就叫泰定、全福跟着，和细珠进城来，只留下老马看守慧哥。

同行到城，已是巳牌时候。全福先寻了一把锹、一把斧、一个大皮箱，带在身边。到了宅中，在上房床后楼梯下，找那埋的衣服首饰，已被人尽情掘去，剩两个大坑。云娘只叫得苦。全福在傍冷笑。又走到玳瑁轩东山洞边，掘起太湖石，下埋着一个磁坛，上盖铁犁一面，内藏着赤煦煦黄烘烘白灿灿好妙东西。云娘取出，约有一千余金，因说道：“这些东西还是你爹与胡喜讲公事的，就便埋在此处，且取出来度命。”喜的全福、泰定手忙足乱，将一半放在匣内，用被包了，盛不尽的，二人解下腰间搭包，装起停当，先拿了出城去等。云娘与细珠也到佛堂里铜佛座下，取出一串胡珠——一百单八颗，是南宫吉得的柳岩实家的。这两项俱是不义之财，只道取出来度日，谁知取出来是报应作祸，此时谁人得知。云娘将数珠悄悄缝入贴身衣内，慢慢出宅，同细珠寻旧路回庄。及至到了庄上，天色晚了，老马抱慧哥接进屋去不题。

却说泰定、全福得了金银，忙忙奔出城来。全福在路上就和泰定商议道：“这些财帛活该是我们的，你我平分一半，多少留些给这寡妇也就够了。不然他拿这些东西，敢自家过活不成？遇着那没良心的，连他母子性命也还不保，这财帛也是别人的。”泰定听了，只不答应。又走了一二里，全福就站在路旁小解，树下歇息。泰定见全福背着被包的匣子住下了，也就不走。只见后面一个人，大踏步赶将来，叫声：“老全，你走的好快，等等我，同走一步也好。”泰定二人回头看时，认的是提刑衙门里弓兵李小溪，大家拱了拱手，说道：“好惊恐，你在那里躲来？”泰定笑道：“彼此造化，又重相见了。”李小溪见二人走的慌，又背着个匣子，破被包着，只疑是城里抢的物件，因问道：“是甚么东西？”泰定答道：“空宅子里还有些破衣破件，拾将来使用。乱后土贼抢了几次，连人家地皮都卷去了，还有甚好东西！”说着话，走了一里多路。李小溪在西村分路，全福赶上，路傍附耳说了许久话。李小溪笑嘻嘻

嘻的去了，这二人才回庄上来。全福推走不动，坐一会才走一会，到了庄上，天已昏黑。

云娘见二人不到，正在纳闷；二人到了，方才放心。全福要将匣子放在间壁，泰定不肯，只得放在床下，用些破瓮破蔗片暂时遮盖，再作商议。二人腰间的，约有二百余金，云娘便不叫他取出，只说：“你们带的东西，原各人带着罢，少不得大家同过日子。看过世老爹恩养恁一场，只撇下这点骨血，也只在恁各人心上罢了。”说着，不觉恹恹泪下。那老马也来说些好话。是夜晚景，买些灯油，全福媳妇杀鸡煮饭，大家吃了一饱。全福自去村里取了二斤烧酒，把泰定哄个大醉，大家睡去。正是：

费尽机谋百种心，安知天道巧相寻。

东邻失物西邻得，江上私船海上沉。

暗室可能辞艳色，道傍谁肯返遗金。

由来鸩脯难充饱，割肉填还苦更深。

却说全福用烧酒哄醉泰定，约有一更时候，自家爬起来，取了一杆朴刀在手，悄悄去西村访李小溪说话。那李小溪原是路旁先约就的，知道全福要来，先沽下二斤烧酒，点着灯守他。忽听狗叫，小溪迎出门来，把全福邀在东边一间小屋炕上坐下，叫浑家筛起酒来。全福说：“且休吃酒。”就把这楚云娘取出金银之事，说了一遍，道：“且是送上门的一股横财，取之甚易，不可失了机会。”原来，李小溪积年在衙门里的蠹贼，近因乱后，也和这些土贼俱有首尾，一闻此言，如何不喜？跳起来和全福说道：“这宗财有两样取法，有善取，有恶取，只要做得妙才是手段。”全福问道：“怎么是善取，是恶取？”李小溪道：“若要恶取，如今趁着大乱，没有王法，传将咱的十弟兄来，明火持杖，打开门，把楚云娘、泰定杀了，把细珠卖了，财作众人平分，你我多得一半。南宫吉原是外住的破落户起家，没有甚么亲族，日后说着是大乱，被土贼杀了，不知几时才有王法，那个来告状？这是恶取。只是用的人多，也要多分些去。莫若善取更妙：趁着三四更天，黑地里又无月色，我叫着我的儿子李大汉同你我三人，只用一个火把将草屋烧着，一声喊起，大家齐说有贼，那泰定是胆小后生，和云娘一定要跑走逃命；放条路着他走了，后面吆喝着赶杀，只丢两块石头，吓的他走头没命，那个敢回来！咱们却将那银子拿来藏下，日后只说有贼劫去，连你还做个好人，下次好相见。我和你三七分，情愿让你一半。你说此计何如？善取其财，还不伤天理，岂不是两全之美！”全福听了，喜欢的当不得，因跳起来说道：“好计，好计！今晚有三更了，就该早去，怕天明有人，行走不便。这些东西，连我的几个衣包，

俱寄在你家罢，好搪人的眼目，我也就搬在你这村里住了。”商量已定，即时叫大儿子李大汉出来——也有三十来岁一条壮汉，专以赌博剪络为生，也是一路的人——各拿口朴刀，将烧酒筛热，吃了几大碗，助胆而行。

来到刘家庄上，先把场围一垛杆草点起，跳过墙去，烧起后边屋檐来，全福大叫“有贼”。唬的泰定爬起，百忙里穿不上裤子，赤着脚叫：“细珠开门，快往外跑！”这几个妇女，那个是有胆的。云娘只吓得乱战，先抱起慧哥来。泰定、细珠搀着云娘，往外黑影里不顾高低，一步一跌，只往无火处乱走。只听一片声喊，说：“休叫走了，赶上拿人！”唬得楚云娘、细珠、老马各不相顾，俱伏在墙外蒿子地里。只听得石块乱打将来，云娘抱着慧哥，黑暗地里那里藏躲得及，早有一块砖头打将来，把慧哥的头打破，大叫一声，早没气了。云娘也顾不得孩儿死活，抱着走过在外河崖林子里，伏成一堆，用袖手将慧哥口挡的严严的，那敢放他啼哭。直等到五更时候，庄上狗还乱吠，火也不明了，人也不喊了。

天色渐明，泰定扶着云娘，不敢回庄，可往那里去？正在惊慌间，那全福已将金银和他的包袱细软之物，俱付与李小溪父子挑去，却来找寻云娘。知在河边林里，远远放声哭将来，大叫：“天杀我了！”一步一声，走到云娘跟前，翻倒在地，大哭道：“连我的包袱衣裳、几年挣的过活，都被抢去了。”说毕又哭。连泰定也信了。云娘抱起慧哥一看，额角上已打伤，急忙用棉花塞好，抱着复回庄来。一间草屋已烧了半间；收拾的房里干干净净，只剩下一堆乱草。云娘不觉放声大哭，老马劝个不住。“待要寻个无常，又有死人留下的这点孽种，往前日子怎么样过！”正说着话，全福媳妇来，哭一会，吵一会，说是带了银子来，连累他家穷了，也要搬了，不在这孤庄子上守着几间破屋，倒像还有银子一般。一面说着，一面全福就去揭锅，收拾破盆木杓、粗碗草蓆，做了一担挑起来，辞了云娘，和他媳妇竟扬长去了。

云娘寻思：“今夜就没处安身，那里去好？”倒是老马道：“我想起一条路来，你该去寻他，且住些时，听听乱信，再作计较。”正是：荣华趋奉人人有，患难扶持个个无。

此一去有分教：

云娘再走风尘，历尽东南西北苦；

分开母子，遍尝兵火雪霜贫。

不知老马说那里去好，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回

楚云娘惊恶梦舍胡珠
岑姑子留男尼念淫佛

诗曰：

参破虚空事事祥，多藏厚利亦徒然。

慳贪徒积生前债，施济聊酬此世缘。

摩什自能成宝刹，如来原不受金砖。

尘根欲断先求舍，净洗泥涂种白莲。

话说楚云娘因庄上被劫，不敢久住，又无亲戚相投，正自悲哀，忽老马说：“你老人家还记得观音院岑姑子么？他在城里与地藏庵王姑子告了状，因出城来，在这村东里，又起了个准提殿，好不兴旺。前日造檀香接引佛像，我还随喜了一会。离这庄上不上五里路，咱今寻他，且住这一宿。他是女僧家，你是个旧檀越，有不留的？就有些乱信，咱一个女道家，也好藏躲。”云娘听说点头，泰定也说：“那里去的是。”即时细珠抱着慧哥，老马、泰定领路。不一时，望见庵门，是一条小桥，枕着流水，在大路旁边；一带深林进去，甚是幽僻。但见：

清清佛舍，小小僧房，数株古柏当门，几树乔松架屋。小桥流水绕柴扉，时闻香气；野岸疏林飞水鹭，遥见幡杨。掩门月下，须防夜半老僧敲；补衲灯前，时共池边双鸟宿。

一行说话，早到庵前，只见一个小狗儿汪汪吠进去了。庵门紧闭，众人走困，且在檐石坐歇。

却说岑姑子因那年为他寺里引奸起衅，犯了人命，当官一拶，失了体面，城里庵子就不住了，躲了些时。后来众施主与道奶奶们，因这村里有个旧准提庵，日久招不住人，来的和尚都不学好，就请岑姑子来往。他安禅讲经刻像做道场，引得乡下一班邪教妇女来听宣卷，都拜徒弟。不消一年，就盖了三间方丈、三间韦驮殿。终日送油送米的，好不热闹。近因兵乱，躲了几日回来，因此终日关门，同徒弟幻音、幻像三时功课。那日听得狗叫，使幻音开门去看。看见云娘众人坐在门前，原是认得的，忙道：“快请奶奶进去。”好不殷勤。

云娘先在正殿上拜了菩萨，幻音敲的磬响。岑姑子忙整衣而出，只说来的官客；一见云娘，不觉满面堆下笑来，说道：“我的奶奶，这样荒乱，你